

理想国政体理论的现代反思

胡若凡 3200102312

摘要:《理想国》一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多种政治体制的比较剖析,至今,其中提出的一些理念依旧是难以消除,深扎根于制度中的政治劣根性。为了打破这一掣肘,柏拉图提出通过模仿临摹贤者来进行立法,以此来强制民众“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唯心主义做法。鉴古思今,我们如今的体制也迎来了正义与道德更深入人心后,逐步走向“各尽所能”的人类本位社会。

关键词: 理想国 政体 劣根性

一. 理想国概述

一个城邦或大国究竟应该采用什么政体,才能得到持续良好的发展,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关注的核心焦点问题。一言以蔽之,柏拉图所主张“唯一正确的”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整个国家都应该掌控在少数智慧至圣又无欲无求的人手中,得到良好的运转,而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则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形式未能得以很好维持,而逐渐衰落的后果。

尽管《理想国》中的很多思想观念,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局限和地域时代特征,并且由于柏拉图受有意成为雅典城邦的“牛虻”,却反而被愚昧人民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的悲剧结局所影响,对某些政治制度,例如民主,产生了浓厚的抵制情感。但不可否认,如果将四种传统政治体制与今日的世界政治局面对比,柏拉图法所言的缺陷弊端,却仍作为政治劣根性存在着。而民众素质提高,趋向于正义道德之后,柏拉图曾不屑地的政治体制则也重新恢复了生命力。下文将仔细对比古今的政治生态,探讨《理想国》的政治思考对于现当代的启示作用。

二. 四种政体对比

2.1 荣誉制与寡头制

《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的第一种不健全的政府为荣誉政府,其特点为人民过分追求荣誉、钱财,具有自大、好胜的心性,智慧和学识的作用遭到忽视。社会中的富人,往往会以钱财为乐,占据财富并不断进行搜刮掠夺;而那些平民尝到发财的甜头,欲望得以实现,就更喜爱起钱财带来的快乐而轻视有时不那么实用的善德。如柏拉图所言的“一个国家尊重了钱财,尊重了有钱财的人,善德与善人便不受尊重了。”,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金钱的追求背后是人类绝对空虚的灵魂。

而第二种政治形势,寡头政体,则是从荣誉政体中人人不择手段争财而形成的。在荣誉政体中,当金钱被不择手段的汲取,人民被持续不断的压榨时,财富日益被少部分人抓在手里。而当富人掌握了大部分

社会发展的命脉时，便成为了掌权者。这些人崇尚金钱，而忽视荣誉美德，当他们执政时穷人则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统治者只顾赚钱，结果必然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日益加剧由贫富悬殊引起的国家矛盾从而激化，战争也将无法避免。

荣誉制与寡头制背后的制度无疑是富贵者掌权。尽管如今大部分政体使用的是更为民主的多阶层多社会反映普罗大众的民情民意的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富贵者依旧占据着而今政治中极大的话语权。欧美国家的国会议员，其政治党派表面上有自己的执政理念，但背后时刻考虑的却是各大企业金主。西方国家的政策随着不同政党的轮替更迭不断来回横跳，其目的只为了满足财富者对于公司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而纳税人的钱财便这样被不断无意义消耗；而 2012 年那场财富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最为备受世界瞩目的两会，根据胡润中国富豪榜的统计报告，70 位最富裕的人大两会代表的个人资产综合总和，竟然一度曾经达到了 898 亿美元，而美国当年国会、行政、法院所有高级官员的公开个人资产总和也不过 75 亿元左右。尽管这部分代表占的人数甚微，总和所占的例比不可能超过 3%，但其话语权究竟占比多大，不经还是引起了或明或暗的一些政治舆论指控。

不可否认的是，富贵者往往具有比一般人更广阔的视野，更加优越的政治参与途径，但是却绝对要抵制以财富多寡给予的相关政治地位，这绝不是可靠根本的政治道路，打破官商过度勾结，出现更多面向整个群体而非单家公司的体制，才更具活力。

2.2 民主制

《理想国》中，当平民逐渐不满于富贵者剥削压迫性的统治后，便会奋起而爆发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人人议政参政的民主制。

柏拉图的民主制度设想中，主要特点有三：首先，在这种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人人可以依法享有广泛而不加限制约束的无节制自由，人既可以直接依法掌权，也可以直接弃权。自由民主的精神几乎完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其次，是“宽容”，人们要完全学会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从政时竭力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并拿出相关证据，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最后，这种民主将“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是否本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与这种绝对对自由民主制度直接对应的“民主分子”们则是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过着一种自由自在却毫不考虑社会秩序、所行后果的生活。

“物极必反”，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最终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都打着民主的自由旗号，反对组织，反对纪律，反对集中领导，主张自行其是。尽管目前并不像理想国所描述的革命后的无集权政治，但这样众人各掌权力导致的乱象，却依旧有之。从美国加州多年前出现持续的财政赤字一例来看，其罪魁祸首便是直接民主：按照当地法律，加州选民可以通过公投的方法拒绝立法的草案，也可以通过特别倡议来

提出新的规则。可笑的是，自从1978年来，加州因为这种民主甚至通过了上百条涵盖教育到鸡舍管理事宜的特别倡议，其既缺乏专业性，也缺乏可行性，增加了政府的非必要开销。加之本地公民多次投票进行减税，使得财政难以收支难以平衡，政府难以维系，管理逐渐松散。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主可以颠覆独裁，但是其完全摆脱愚昧前，给予全民权力往往就像是打开潘多拉魔盒，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2.3 僭主制

在民主制这种“自由”的民主政体之下，突出的问题便是，民众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政治上不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和决策力。这时，《理想国》提出，会出现一些自称为民众领袖的人，通过欺诈手段来蛊惑人心、窃取政权，这就是第四种政体，也是最坏的一种现实政体——僭主政体。此时选票和倡议不再是民主管理的方式，反而成为了实现某一小群体利益的工具。在游说者和极端主义者统筹下，人民成了工具。民主推翻了荣誉制和寡头制的统治，却又最终导致人民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权力的统治。

值得悲观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份报告就曾指出，在不同问题的引导下，有将近七成的选民会投出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更说明了当今的人民仍具有强烈的被操作可能，他们仍旧有机率在无意识中，成为被使用的、被统治的工具。而现代的僭主也依旧有产生的可能。

人的理性会在许多时候丧失，社会的动荡，经济的衰落之下，人们如浮萍般无从立命，手握权力却无法主宰命运。这时可能出现的一个振臂一呼的领导者，他带来一种能够维持稳定，却可能带有不道德的秩序。当人们出于安全的需要超过了对道义的遵循。当经济的欠发达无从来唤醒人们的个人意识时，人们会交出权力与思考的欲望，成为拥簇。而希特勒、拿破仑正是从这样的社会中涌现出的僭主，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值得警醒。

僭主往往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权力，他的背后是人民放弃思考，向其提出的社会方向而妥协。一次次的放弃背后，更多的恶如影随形。

三．改进超越

3.1 柏拉图解法

上述四种政体其实是一个统治阶级不断被推翻又被建立，其问题不断显现的恶性循环。群体不能没有统治者，而统治者的善德往往又成了决定国家能够正常运作的关键，于是柏拉图心目中理想的解法便这样出现了：“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

无宁日。”

总之，除非政治权力掌握在最轻视权力的人手里，否则就将国无宁日。政治权力、感官快乐、功名利禄对于哲学家而言，无非是些“影子”罢了。与一般的人一旦掌握权力就想方设法为自己捞取好处不同，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

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却只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乌托邦，它体现了柏拉图对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对于上述四种政体，其背后埋藏的政治错误，其实仍旧深深扎根在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中。柏拉图采取了几乎是纯粹理论家的姿态去思考问题，但仍旧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

3.2 柏拉图理论的局限与超越

《理想国》中，柏拉图是试图在叙拉古年轻的僭主狄奥尼修二世身上实现他的哲学王教育计划，将其改造成理想的统治者的，但结果却是其计划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挫折。圣人难以出现，因此柏拉图开始反思起了自己理想国计划的可行性问题。

反思的结果是，在《理想国》以外的一书《法律篇》中，柏拉图认为，虽然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是“最好的体制”，但如果理想的哲学王难以求得，“尧舜之治”难以在现实中实现，却可以作为原型、样本加以摹仿，而摹仿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统治者是根据法律进行统治还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其面对的问题便是，摹仿的法律毕竟带有局限性，如何与时俱进，如何代表人民的意志进行更新？会不会出现新的僭主或者富贵者在掌握权力之下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仍然是一些充满迷雾的问题。

尽管如此，《理想国》依旧有十分深刻的意义。阿狄曼图曾略带遗憾地说：“但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国家。”苏格拉底则回答说：“也许在天上有一个国家的模型，愿意的人可以对它进行沉思，并看着它思考自己如何能够成为这个理想城邦的公民。至于它现在是否存在，或是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没有什么关系。”

研究《理想国》的国家观，可以绘制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版图，并以这个版图或者说以这个版图所赋予的启示去衡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观念。我们要永带清醒的头脑去思考，去反观环境中是否有那四种政体中反应的问题，我们要努力扭转这些由于缺乏善德与基本素养而造成的问题，去追寻那真正人人正义的理想乌托邦。

参考文献:

- [1] 陈磊, 闫明.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探析[J]. 关东学刊. 2020(06):110
- [2] 朱耀平.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J]. 武陵学刊. 2014, 39(05):26.
- [3] 李胜楠. 从国家与正义相关性角度论《理想国》的国家观[J]. 西部学刊. 2021(13):47
- [4] 袁金丰, 赵凤琴. 理性之于政治[J]. 天府新论. 2009, (S1):56
- [5] 刘华萍.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哲学”观视角解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